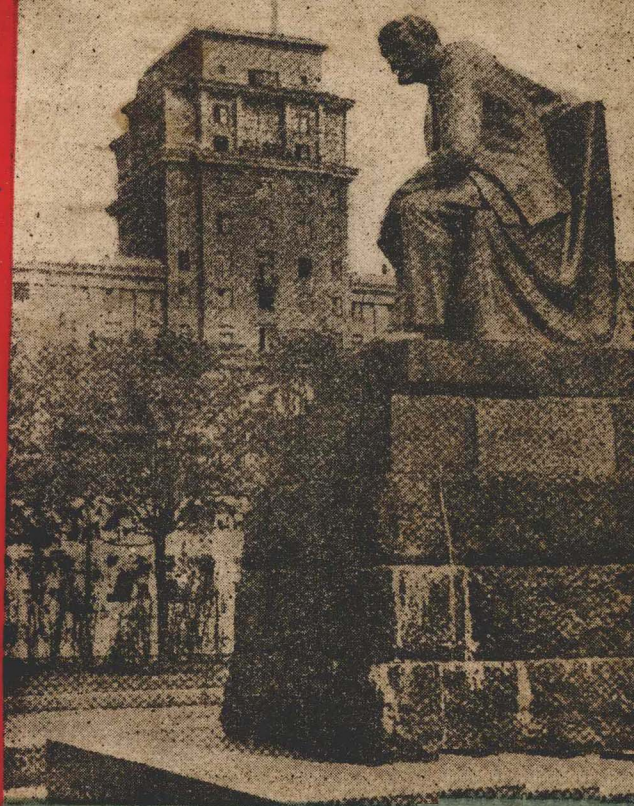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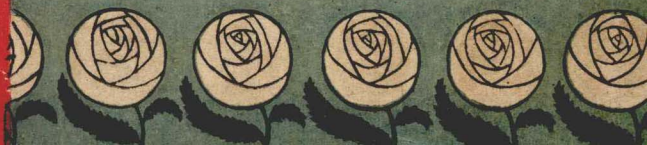


蘇聯文藝問題



行發店書華北



蘇聯文藝問題



新華書店發行

丁

目錄

聯共（布）中央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定.....	一
聯共（布）中央	
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其改進方法的決定.....	八
聯共（布）中央	
關於影片『偉大的生活』的決定.....	一八
聯共（布）中央	
關於摩拉傑里底歌劇『偉大的友愛』的決定.....	二六
日丹諾夫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	三七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底決議.....	七八

聯共（布）中央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定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

聯共（布）中央指出：在列寧格勒出版的文藝雜誌『星』與『列寧格勒』辦理得完全不能令人滿意。

在最近的『星』雜誌裏，與蘇聯作家底重要的和成功的作品相並列，出現了很多沒有思想的、在意識上有害的作品。『星』底重大錯誤是把文學論壇供給丁作家左琴科，他的作品是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星』編輯部知道左琴科早就專門描寫無意義的、空洞的和庸俗的事物，專門宣傳腐敗無思想、低級趣味與對政治的漠視，想這樣來迷誤我們的青年，毒害他們的意識。左琴科最

近發表的一篇小說『猴子歷險記』（『星』一九四六年第五——六期），是對蘇聯生活和蘇聯人的卑劣的誹謗。左琴科以醜陋的漫畫形式描繪蘇聯制度和蘇聯人，謾謗地把蘇聯人表現為粗野、文化落後、愚蠢、有着庸俗的趣味和風習。左琴科對我國現實的這種惡毒誹謗的描繪，還伴有着反蘇的惡意攻擊。

把『星』底篇幅提供給像左琴科這樣的文學無賴與渣滓，是尤其不能容許的，因為『星』編輯部清楚地知道左琴科底面貌及其在戰爭時期中的毫無價值的行為，那時候左琴科對蘇聯人民反對德國侵略者的鬥爭未作任何幫助，只是寫了像『日出之前』這樣可憎的東西。對這篇東西的評價，正如對左琴科全部文學『創作』的評價一樣，已在『布爾什維克』雜誌裏刊登過了。

『星』雜誌還用了一切辦法使女作家阿赫瑪托娃底作品普及起來，她的文學的和社會政治的面貌是早為蘇聯社會人士所熟知的。阿赫瑪托娃是與我國人民絕緣的空洞無思想的詩歌底典型代表者。她的詩歌滲透着悲觀和失望底精神，表現着舊日沙龍詩歌底趣味，凍結在資產階級——貴族的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的立場上，不願意同本國人民一道走；它們給我國青

年教育事業帶來損害，不能被容於蘇聯文學之中。

容許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在雜誌裏成爲活躍的角色，的確在列寧格勒作家中帶來了思想上分化和解體的因素。在雜誌裏開始出現了培養並非蘇聯人所特有的、對現代西歐資產階級文化的阿諛精神的作品。開始發表了滲透着生活的憂鬱、悲觀和失望的作品（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薩多費也夫和康米薩洛窩等人底詩）。編輯部刊登這些作品，就加深了自己的錯誤，更加降低了雜誌底思想水平。

編輯部容許思想上乖異的作品滲入這一雜誌裏，同樣也就降低了對於刊印的文學資料之藝術質量的要求。雜誌裏開始充滿了藝術價值很低的劇本和小說（雅格得費爾德底『時間底道路』，斯普因底『天鵝湖』等等）。這樣在出版上不分皂白地選用材料，結果就使雜誌底藝術水平低落下去。

中央指出：辦理得特別壞的是『列寧格勒』雜誌，它經常把自己的篇幅來發表左琴科底下流和誹謗的作品，刊載阿赫瑪托娃底空洞的對政治漠視的詩。正如『星』編輯部一樣，『列寧格勒』雜誌編輯部犯了很大的錯誤，發表了許

多滲透着對一切外國事物的阿諛精神的作品。這個雜誌刊載了許多錯誤的作品（瓦爾夏夫斯基和列斯特底『柏林上空的事件』，斯洛尼姆斯基底『在喧鬧上』）。在哈金寫的『奧尼金底歸來』這首詩裏，在文學打油詩底外貌下，對現代的列寧格勒肆予誹謗。在『列寧格勒』雜誌裏刊登着極爲空洞與低劣的文學資料。

爲什麼列寧格勒——英雄的城、以其先進的革命傳統著稱的城、始終是進步思想和進歩文化底苗床的城——出版的雜誌『星』和『列寧格勒』，竟致讓那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沒有思想與漠視政治的作品鑽到雜誌裏來呢？

『星』和『列寧格勒』編輯部錯誤底意義是在什麼地方呢？

兩個雜誌底領導工作者，首先是它們的編輯拉揚諾夫和李哈列夫同志，忘記了列寧主義底下列原理：我們的雜誌，不論是科學的也好，或者是藝術的也好，都不能對政治漠視。他們忘記了：我們的雜誌是蘇聯國家教育蘇聯人民——特別是青年——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應當以那構成蘇聯制度底生命基礎的東西爲指針，即以蘇聯制度底政策爲指針。蘇聯制度不能容忍以對蘇聯政策

的漠不關心的精神、以放任和無思想的精神來教育青年。

蘇聯文學——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學——底力量是在於：它是除了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以外便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利益的文學。蘇聯文學底任務是在於幫助國家正確地教育青年，適應他們的需要，教育新的一代成爲生氣勃勃、相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準備克服任何障礙。

因此，凡是宣傳無思想、宣傳漠視政治、宣傳『爲藝術而藝術』，都是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都是對蘇聯人民和國家底利益有害的，都不應當在我們的雜誌中佔有地位。

『星』和『列寧格勒』領導工作者底思想缺陷，同樣地使得這些工作者不是把蘇聯人底正確教育與文學家活動底正確政治方向之利益作爲他們和文學家的關係底基礎，而是把個人的朋友的利益作爲他們和文學家的關係底基礎。由於不願損傷朋友的關係，批評便遲鈍了。由於害怕得罪朋友，顯然惡劣的作品就印行了。這種自由主義——在它面前，人民和國家底利益、我國青年正確教育底利益，便成了朋友關係底犧牲品，並且在它面前，批評就鬆懈了——使得

作家們不求改進，喪失了自己對人民、國家和黨的责任感，停止前進。

上述的一切證明着：『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不曾担負起被委任的事業，並在領導該兩雜誌中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央確認：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特別是它的主席鐵霍諾夫同志，未曾採取任何辦法來改進『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不僅未和左琴科、阿赫瑪托娃及其同類的非蘇聯作家之對蘇聯文學有害的影響作鬥爭，甚至容許了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傾向和風習滲入雜誌裏。

聯共（布）列寧格勒市委忽視了兩雜誌極大的錯誤，放棄了對兩雜誌的領導，使左琴科與阿赫瑪托娃這類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人在雜誌中佔據領導地位。此外，列寧格勒市委（卡普斯金和希羅科夫同志）知道黨對左琴科及其『創作』的態度，却越權以市委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決議批准了『星』雜誌編輯委員會新人員，其中就有左琴科。因此列寧格勒市委就犯了重大的政治錯誤。今年七月六日，『列寧格勒真理報』犯了錯誤，刊載了尤理·蓋爾曼對左琴科底創作的可疑的捧場的評論。

聯共（布）中央宣傳部對列寧格勒雜誌工作不會保證以適當的監督。

聯共（布）中央決定：

（一）責成『星』編輯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和聯共（布）中央宣傳部採取辦法無條件地掃除本決定中所指出的這一雜誌底錯誤和缺點，端正雜誌底方針，並保證使這一雜誌有高度的思想與藝術水平，停止刊載左琴科、阿赫瑪托娃以及類似他們的人們底作品。

（二）鑒於目前沒有適當的條件在列寧格勒出版兩個文藝雜誌，『列寧格勒』雜誌著即停刊，將列寧格勒底文學力量集中在『星』周圍。

（三）爲了建立『星』編輯部工作中的適當的制度並認真改善雜誌底內容，在雜誌中設置主編及其所屬的編輯委員會。確定雜誌底主編在對雜誌底思想——政治方向及所刊行的作品質量負完全責任。

（四）批准葉高林同志爲『星』雜誌底主編，同時保留其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職位。

（曹葆華校）

聯共（布）中央

關於劇場上演節目及其改進方法的決定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討論了劇場上演節目及其改進方法的問題以後，聯共（布）中央認為劇場上演節目狀況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劇場上演節目當前狀況底主要缺點是在於：蘇聯作家底關於現代主題的劇本，實際上已從全國最大劇場底上演節目裏排擠出去了。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所上演的二十部戲劇中，專寫蘇聯現代生活問題的只有三部，在小劇院二十部戲劇中只有三部，在莫斯科蘇維埃劇院九部中只有三部，在瓦赫丹高夫劇院十部中只有二部，在卡梅爾恩劇院十一部中只有三部，在列寧格勒普希金劇院十部

中只有二部，在基輔佛朗克劇場十一部中只有三部，在哈爾果夫石甫琴科劇院十一部中只有二部，在斯維爾得洛夫劇場上演的十七部戲劇中關於蘇聯現代主題的只有五部。

上演節目顯然不正常的情況之愈更強化，是因為在劇院演出過的關於現代主題的少數劇本中，還有一些缺乏力量的、沒有思想的劇本（伏多皮亞諾夫與拉普吉夫底『被迫的降落』、屠爾兄弟底『生日』、雷巴克與薩甫琴科底『飛機遲誤一晝夜』、А·格拉得科夫底『新年之夜』、屠爾兄弟底『特種法律』、拉赫曼諾夫與雷斯底『林中窗』、波哥金底『女船主』及其他若干）。在這些劇本裏，通常是以醜陋的漫畫形式把蘇聯人描繪成粗野而又文化落後，具有庸俗的趣味和風習，而對於反派人物則賦予更加鮮明的性格，表現為有力量、有意志而且有經驗。在這類劇本裏，事變底描寫常常是捏造的和虛偽的，因此這些劇本就造成對於蘇聯生活的不正確的、歪曲的印象。大部分在劇院裏上演過的關於現代主題的劇本，都是違反藝術的和幼稚的，寫得非常不整潔，不合文法，它們的作者對於俄國的文學語言和人民語言沒有足夠的知識。此外，許多

劇場對於上演描寫蘇聯生活的劇本不負責任。劇院領導者時常把這些劇本派給二等導演們去導演，吸收一些能力薄弱和沒有經驗的演員去演出，對於演出底藝術形式並不加以應有的注意，因而現代主題的劇本之上演便成爲乏味的和缺乏藝術性的。所有這一切之結果，就是許多劇場事實上並非文化底苗床、先進的蘇聯思想和道德底苗床。劇場上演節目的這種情況是不符合於勞動人民教育底利益的，而且是不能被容於蘇聯劇場的。

藝術工作委員會與許多劇場工作中的巨大缺點，是它們極端熱中於上演歷史題材的劇本。現在在一些劇院所上演的許多劇本，沒有任何歷史和教育的意義，只是把沙皇、可汗和貴族底生活加以理想化而已（斯克利巴底『瑪爾嘉麗達·娜瓦爾斯卡姬底故事』、哈直·屠庫洛夫底『侯列茲莫』、卡賽莫夫底『塔赫莫斯·霍仁斯基』、塔惹白也夫底『我們卡札赫族』、卜龍古洛夫底『伊獨凱和穆拉爾克』）。

聯共（布）中央認爲：藝術工作委員會引導着一條錯誤的路線，把外國資產階級劇作家底劇本排入上演節目。『藝術』出版部依據藝術工作委員會底指

示，印行了一本現代英美劇作家獨幕劇集。這些劇本是劣等和下流的外國戲劇作品底典型，它們公開地宣傳資產階級的觀點和道德。藝術工作委員會最近發給了全國各個劇場許多劇本：摩理遜底『派克先生暗殺案』、皮涅羅底『危險的年齡』、毛姆底『循環』與『貝涅洛伯』、貝那爾底『我的咖啡店』、拉比錫與戴拉庫瓦底『迷眼的沙子』、霍夫曼與哈拉特底『赴宴的客人』、杜朗底『大名鼎鼎的美莉』、歐日葉和山得羅底『郭爾西庫的復仇或舅舅的妄想』及其它。這些劇本中有一部分已在劇場裏上演過了。劇場上演外國資產階級作家底劇本，實質上就是供給蘇聯舞台來宣傳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思想 and 道德，企圖以仇視蘇聯社會的世界觀來毒害蘇聯人底意識，使資本主義底殘餘在意識中和生活中復活起來。藝術工作委員會在戲劇工作者中間廣泛地散佈這類劇本和在舞台上上演這些劇本，乃是藝術工作委員會底最重大的政治錯誤。

聯共（布）中央指出：藝術工作委員會乃是一部分落伍的戲劇工作者底俘虜，把選別中央與地方各劇場上演節目的權利從自己手中放棄了，使上演節目底編排成了自流的方式。

聯共（布）中央認為：劇場上演節目巨大缺點底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劇作家之不能令人滿意的工作。許多劇作家離開了現代生活底根本問題，不懂得人民底生活和需要，不善於描寫蘇聯人底優秀的特徵和品質。這一羣劇作家忘記了：只有積極地宣傳蘇聯國家底政策，才能够完成自己教育勞動人民的重要職務，因為政策是蘇維埃制度底生命基礎。

在劇作家底工作中缺少着和劇場方面的必要的聯系與創作的合作。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底任務是爲了藝術和文學底進一步發展去指導劇作家底創作，可是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事實上却脫離了對劇作家工作的領導，在提高他們作品底思想——藝術水平上絲毫未作什麼，並未與劇作當中的低級趣味和潦草塞責作鬥爭。

劇場上演節目狀況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同時是由于缺乏原則性的布爾什維克的戲劇批評。在蘇聯出版界僅有極少數的專門家充當戲劇批評家。報紙、文藝雜誌和戲劇雜誌很少提拔善於客觀地和公正地分析劇本和舞台演出的新批評家。個別批評家在自己對劇本和演出的估價中不是以蘇聯戲劇和劇場藝術底

思想和藝術的發展利益爲指針，也就是說，不是以國家和人民底利益爲指針，而是以團體、朋友和個人的利益爲指針。刊物上發表的一些關於演出的論文，常常是一些不通藝術的人們所寫的，在這些文章中，對於新的演出之切實的評論被代替以與演出底現實意義和水平不相適應的主觀的和任性的評價。對劇本和演出的批評，常常是用一些模糊的、爲讀者不大了解的詞句所寫成。

『蘇聯藝術』報和『戲劇』雜誌辦理得完全不能令人滿意。『蘇聯藝術』和『戲劇』是以幫助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創造在思想上和藝術上有充分價值的劇本和演出爲使命的，它們却胆怯而又笨拙地支持好劇本，同時又禁不住地讚揚平凡的演出，對劇場和藝術工作委員會底錯誤閉口不談，這樣就養成了和蘇聯出版物背道而馳的傾向和風習。戲劇批評在『蘇聯藝術』底篇幅上帶有着通告的性質，批評家和戲劇工作者間的友情關係以及個人利益，在該報紙上壓倒了全國的利益。『蘇聯藝術』報在對戲劇作品與演劇工作的估價中不善于站在正確的原則的立場上，因而不但不能促進而且甚至妨礙了布爾什維克的戲劇批評底展開。這種戲劇『批評』之實際存在，就使得某些批評家、劇作家和戲劇工作

者喪失對人民所負的責任，停止前進，不能促進蘇聯藝術底進一步發展。

聯共（布）中央決定：

一、責成藝術工作委員會主席赫拉普琴科同志在最短期間根除本決定中所指出的嚴重缺點和錯誤。

二、聯共（布）中央考慮到戲劇在對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事業上的重要意義，責成藝術工作委員會與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集中注意於蘇聯現代上演節目底編排。

聯共（布）中央向劇作家和戲劇工作者提出這一任務——創造在藝術方面鮮明的、有充分價值的關於蘇聯社會生活和蘇聯人民的作品。劇作家和劇場應該在劇本和演出中反映不斷前進着的蘇聯社會生活，應該用一切方法促進蘇聯人性格底優秀方面之進一步發展，蘇聯人性格底優秀方面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曾經以特別的力量表現出來過。號召我們的劇作家和導演積極參加對蘇聯人民的教育事業，適應他們的高度文化需要，把蘇聯青年教育成生氣勃勃、生活歡快、忠於祖國和相信我們事業底勝利、不怕阻礙、善於克服任何困難的人。同